

產量爲五〇〇餘萬噸，一九六三年並無進展，韓共雖宣傳其糧食可以做到基本自給，但事實上由匪區輸入農產品甚多；北越餘一九五九年大事宣傳其糧食產量已達五一九萬噸，但翌年即自承減產。一九六二年雖說達到五七〇萬噸，但一九六三年則減至五〇〇萬噸左右。目前在越戰期間，由於許多農民投入戰爭，加以物資缺乏，其糧產更爲低落；僞蒙一向以畜產品爲主要食物，但牛的產量在一九六二年僅爲一、七九〇、〇〇〇頭，尙不及戰前的二、七二〇、〇〇〇頭。

再就蘇俄本身的農業生產力言。它在全部勞動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從事農業，其生產的糧食還不够供應，而美國僅有百分之七的勞力用於農業，却能剩下多量的糧食；美國僅有三億零九百萬畝農地，而蘇俄則有五億四千萬畝農地，其生產力却相差甚大。例如據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九年間的統計，蘇俄小麥每畝平均產量僅達美國的百分之五十四；玉米僅達百分之五十一，粟米和俄國人最喜吃的蕎麥僅達百分之四十一至百分之四十三。可見它們口口聲聲說「一切要趕上和超過美國」，誰能置信？但如果再把蘇俄農作物

產量和歐洲那些集約耕作的國家相比，那每畝平均產量的差數還要較美蘇的產量相差更顯懸殊。

至於大陸匪僞政權（不承認它是國家），在人民公社集體化經營之下，其糧食一再減產（例如一九五七年匪方公佈糧食產量爲一八、五〇〇萬噸，一九六五年據匪情判斷僅爲一五、〇〇〇萬噸，計減百分之十九），已甚顯然。其與蘇俄所遭遇的絕無軒輊，甚且過之。再如美洲的古巴，在卡斯楚共黨集團控制四年以來，每人農業生產竟較以前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

因此，從共產國家每年都需大量糧食進口，已可充分證明它們集體農業的失敗。其長期性的糧食危機，早已成爲一切共產政權的最大特徵了。

從上所述，可知世界上除了少數國家糧產充足供應有餘或僅可自給者外，其餘大多數的國家均有糧食缺乏的現象。推其原因，皆由於人口增加，生產不足。而糧食生產之所以不足，除了耕地面積、生產條件、租佃關係以及天然災害等問題外，共產國家農業之長期不振，是最近二十餘年來的特殊因素，而整個世界上直接間接都受到它的影響。

# 突尼西亞的過去、現在、將來

石樂三

## 一 前言

突尼西亞經濟訪問團由其外交部經濟及財政合作司長梅地席率領一行四人，於今年一月三十日來華，作爲期十天的友好訪問。突尼西亞共和國曾於紀元一九六四年一月與匪僞政權「建交」，與我國並無外交關係，而竟能不理匪的反對毅然決然的接受我國邀約訪問，殊屬難能可貴。

梅地席團長對我自由中國政治的安定、經濟的繁榮、土地改革的成功，

表示讚揚。更使人興奮的，與我簽訂一項「農業技術協定」，在簽字儀式中梅地席強調的說：「中華民國的農業發展有驚人成就，突尼西亞很高興地能借重中國發展農業的經驗，兩國由於農業技術的合作，將可促進貿易和友好的關係」。這顯示中、突兩國未來友好關係的發展、我國與非洲外交與經濟活動的開拓，均具有極重大的意義。

年來我農耕示範隊對非洲農民的協助，使荒蕪的沙漠地區滋長珍貴的稻穀，創下奇蹟，這是非洲朋友們一生難忘的事。我們希望這種成果不久能同樣地帶到突尼西亞去，來增進我們兩國人民的友情。

突尼西亞的過去、現在、將來

突尼西亞在地理上非常重要，位於非洲極北端，與西西里島遙遙相對，控制着地中海的要衝；尤有世界聞名的比塞大(Bizerte)軍事基地，二次大戰期間，曾為德軍佔據，一九四六年為美軍攻克，遂成為盟軍進攻西西里及義、法的橋頭堡，其戰略價值，可見一斑。

在經濟資源上，主要的以農業為主，佔總勞力的百分之七十。耕種面積約有三八、〇〇〇方哩(總面積為五八、二五〇方哩)，僅有百分之五十在耕種中，足見人力之缺乏；其次為畜牧事業，佔總面積百分之三十；地下資源，在極南部沙漠地區已發現石油，據專家估計蘊藏量約在四千萬噸，遠景極為光明；其他礦產亦甚豐富，如磷酸鹽、鐵、鉛、鋅、水銀、鹽等。尚有一條天然瓦斯管線穿過突國境內輸往拉斯科希拉港口，實構成經濟之價值。

## 二 歷史文化

突尼西亞具有悠久的歷史、深遠的文化。溯自紀元前一二〇〇年即發現菲尼新人的蹤跡，當時居民只有柏柏族人，嗣經羅馬人、萬代爾人、東羅馬人和第八世紀的阿拉伯人以及十六世紀的土耳其人的統治，最後於紀元一八八一年成為法之保護國，一九五五年獨立，一九五六年獲准參加聯合國。

在歷代異族統治中，以阿拉伯人為最久，而所留下的文化亦最深。伊斯蘭教傳入突尼西亞到現在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歷史，在其四百二十多萬人口中，百分之百是信奉伊斯蘭教的。

第八世紀中葉，突尼西亞在伊布拉欣(Ibrahim B. Aghlab)領導下，會建立回教王國——即Aghrab王朝，以開拉萬(Qairwan)為首都。以後許多世紀中均以此為學術中心，伊斯蘭開拉萬大學即創立於斯，迄今已將近千年歷史，為世界最古老大學之一，堪與埃及愛茲哈大學相伯仲。同時也培養出許多學者，其中最聞名的是十五世紀偉大的歷史學家兼哲學家名謂B. Khaldun。他不僅是阿拉伯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學者，也素為西方學者所稱道的。

鄂圖曼帝國統治時期，除了國防軍事之外，阿拉伯人和柏柏人得享受很多的自由，這也許因為土耳其人和他們有同一宗教的關係。到了第十九世紀末期突尼西亞已變成一個自治省份，接近獨立階段，土耳其方面僅設一位總

督而已。

法國統治突尼西亞為期達七十四年，僅次於阿爾及利亞。其統治方法非常毒辣，如英國統治埃及一樣，先以強迫手段，無限度的向法政府借債，利率甚高，因而債台高築，人民無法負荷，以致民窮財盡，國力枯竭，自無能償還外債。最後，法人再以無情的殘酷手段奪取政權。

在法人未干政之前，突尼西亞已成爲自治省份，民族運動，甚囂塵上。當時土耳其政府總督Khalid-Din Pasha 是位富有自由思想的開明政治家，鼓勵人民奮發圖強，他在遊歷回教國家及歐洲返任之後，曾著述曰：「欲建立一健全而開明的回教社會，唯有以學識當作一切進步之基礎；但求知領域之擴展，在於公正與自由的社會環境。因此，他呼籲突人從速建立一個代議士制度政府，爲所有回教國家未來改革政治的楷模」。這幾句名言，深入民心，愈發增強民族復興的信心。但是法人爲達成統治突尼西亞的陰謀，不惜千方百計的破壞土總督理想的實現，終仍由法國直接迫使鄂圖曼皇詔却調回該總督升任國務總理。

一八八一年法、突簽訂一項條約——Treaty of Bardo，規定爲法保護國。引起人民叛變，法人老羞成怒，竟用大砲平息叛亂，這是用暴力控制的開端。

在經濟方面，與法統治阿爾及利亞的策略，毫無二致。其基本政策是以「經濟壓榨」的手段，逐漸達成其「政治侵略」的目的。在當時三百萬人口中，就有二十四萬歐洲人享有經濟特權，強行侵佔良田，驅逐原有耕農，僅以些微的代價作爲賠償，而付款方式則以無定期的長久賒帳分期付給，這無異是「文明式」的盜寇。

在文化方面，其基本政策完全建立在「同化阿拉伯文化」上，先設計一套以法文爲基礎的教育制度，代替原以阿拉伯爲背景的教育制度，以麻醉青年的思想。結果引起一向衛護阿拉伯回教傳統的古老的Zaitouna大學的強烈反抗。

在政治方面，是以「暴力」壓制民族革命領袖的反抗。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突尼西亞的民族革命運動是有組織的在進展中，其動機是完全受了外來的埃及和東方阿拉伯國家的獨立運動所驅使，特別是美國總統韋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影響爲最深。

領導反抗的組織爲「憲政黨」，係於一九二〇年創立，目的在於改革政治和促進憲政。提倡人民得享有集會、新聞自由，義務教育與經濟均等的權利。此項計劃會請法國政府准予施行，結果不但不予以理睬，反而勒令突人參加法國國籍，自難忍受。

一九三〇年代，「憲政黨」解散，由包格貝（現在突總統）另組「新憲政黨」，因會員係由勞動階級所產生，均獲得廣大羣衆的支持，熱烈的展開宣傳活動，普遍深入各鄉村，即遙遠的沙漠地區亦聞風響應，盛極一時。

法人鑒于事態之嚴重，乃於一九三四年下令解散「新憲政黨」，一面逮捕革命領袖，包格貝當難倖免；兩年後，雖一度獲釋，但反法運動，繼續高漲，遂又大肆拘捕革命黨人，包格貝又二次下獄；由于「新憲政黨」組織嚴密，與人民聲氣相通，凝結一體，決非威武所能屈，故引起一場全面的抗議。最後，法方竟宣布戒嚴法，不獨加重處罰被捕的領袖，反而擾害他們的家庭。這種暴戾的醜行，畢竟難以制服有宗教信仰的鬥士們。

不久，「新憲政黨」的工作，轉入地下，用祕密方式召集會議，印發宣傳小冊，傳遞各處，鼓動風潮，革命烈火遂又燃燒起來，大有不可遏制之勢，實予法人一重創。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數週法國本土即告沉淪。突人見時機成熟，即刻向法人要求廢棄保護國而准予獨立。惜被拘禁的領袖們無法直接與民衆接觸，兼以新的領袖們意見分歧，致坐失良機。再以盟軍於大戰初期處於不利地位，而戴高樂流亡政府握有一支有實力的軍隊，盟軍爲並肩作戰又不能不借重法軍，而法軍爲確保阿爾及利亞的生存，亦不肯輕易放鬆對突尼亞的控制，這亦是一個主要因素。

二次大戰結束後，法國當局對其殖民地主義仍持續不變政策，尤對北非爲甚。惟世界潮流變化，趨向於扶持弱小民族，協助解脫帝國主義者的枷鎖，聯合國憲章亦不許殖民主義的存在。因此，法國對突尼亞之保護國地位的廢止，不過時間問題而已。

迨至一九五六年，法國鑒於大勢所趨，遂改變過去政策，自動釋放包格貝，並邀其赴巴黎談判，包格貝終于獲得勝利。同年三月法國承認突國獨立，包格貝出任總理。翌年七月二十五日廢除王國，改爲共和，包格貝當選首屆總統，蟬連迄今。論其功勳，誠非偶然。

突尼亞的過去、現在、將來

### 三 國內情勢

突尼亞自獨立以來，在包格貝總統賢明領導下，無論政治、經濟均有顯著的進步，茲就犖犖大端縷述如次：

社會經濟：突國的民族是阿拉伯人和柏柏人混合而成，因爲在宗教上信仰的一致，而且百分之百的皈依伊斯蘭教，故在生活習慣上大體是相同的，相互間情感極爲融洽，實際上已無種族的界線了。社會秩序良好，人民生活安定，爲北非國家中所罕見的。

經濟資源主要的仰賴農業和手工業。農業地區可分爲二類：一是舊式的，稱爲「舊社區」；一是現代化的，可稱「新社區」。前者，農民所用的工具及方法，均屬於陳舊的，其產品無論在質和量的方面都是較爲遜色的。至於從事手工業的勞工大衆，遍佈了全國各角落，但其產品推銷市場却集中在都市中；後者，不獨包括農民，也是工商人文會粹之區。這種畸形的發展，完全是法人所遺留的。當一八一一年法國殖民時期，所有歐洲人都聚集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以現在都會突尼斯與比塞大等繁榮都市爲中心，形成一個扇形地區；另一個扇形地區即爲西、南部荒沙地區，亦即「舊社區」所在地。根據統計資料：一九五九年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新社區」內，全國三分之二的產品，是歸功於此區人民的。在「新社區」未建設之前，農業與工業的經濟型態是種混合體的，所出產品有限，只可供國內本身之需要。俟「新社區」形成後，農工發達，市場林立，海禁大開，對外貿易隨而暢旺。至國民生產率的比較，「新社區」佔百分之六七·六；「舊社區」則佔百分之三二·四（農產品百分二四，手工業百分八·四）。又因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不同，貧瘠地區佔土地面積百分之七十，而人口只有百分之三十，結果造成鄉村與城市人民之貧富懸殊現象，這是突國經濟的特徵。對外貿易方面，每年輸出法國的佔總額百分之五五·六，自法國輸入的則佔百分六〇·九。經濟成長率一九五〇—六一一年平均每年爲百分二·一七，而人口出生率平均爲百分二·二，幾近平衡。此外，政府又擬定一項十年經濟計劃（一九六二—一七一），預計每年平均生產成長率爲百分之六，亦即一九六二年總產量價

值六億八千八百八十萬美元，一九七一年將達十一億六千六百四十萬美元，此項計劃主要目的乃在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自一九五九年起，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其國民所得，僅為美金四十元，一九七一年至少將增為一百二十元；爭取人民就業機會亦是該計劃之要點，約計一九七一年人力使用為二百三十萬人，半數為婦女，其中將以四十萬人從事農業生產，十萬人用於傳統手工業之上，十五萬人分配服役工作，行政機關及軍隊將佔用六萬人，總數將逾一百萬人，恰與男子工作年齡相符合。在經濟建設方面，一所規模宏大的煉鋼廠，業已正式開工，年可產鋼十萬噸，可容納工人一千一百名，這是由英、法、西德等國協助完成的巨大工程。其他工業有水泥、玻璃、塑膠、肥皂、食品罐頭工廠等。

內政、外交：突尼西亞純是一個民主政體，實行政黨政治，現在的執政黨即是包格貝所領導的「新憲政黨」。包格貝總統一向是反共堅決的人物，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因而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對外政策是親西方的、而中立的，也是「阿拉伯聯盟」之會員。茲就其對外關係加以分析。

## 四 國際關係

對法國關係：突國自脫離法國羈絆以來，彼此關係，始終未克恢復正常，最大原因不外法駐軍問題未能解決，迭經突國向法交涉，促其早日撤退，終無結果。卒因比塞大基地問題，兩國發生戰事，最後法仍被迫撤退。法國所以堅持繼續保留比塞大軍事基地，其原因為：比塞大是世界上最新式的海空軍基地，面積為珍珠港的兩倍半；更有一個一百平方公里的大湖，連接著一條兩公里半闊的海道，直通地中海；另有四個大的船塢，可容世界最大的戰艦；更有掩蔽的潛水艇停泊處；兩個大型飛機場，可供重轟炸機的升降；又有一個地下發電廠，足以供應阿爾及利亞的全部電力。另外一個原因為：突尼西亞是阿爾及利亞解放軍大本營所在地，亦是阿爾及利亞叛軍的避難所，過去法軍在追擊阿叛軍中，常與突軍發生邊界衝突。而今突國既已獨立，基於國土主權及民族自尊，故堅持法軍非即時撤退不可。兩國各不讓步，終於一九六一年七月突國先採取封鎖比港行動，繼而造成一場血戰。法軍猛轟比市，

平民傷亡慘重，國際輿論大譁，不獨阿拉伯集團羣情激昂，爭相赴援，紛與法絕交，即共黨集團亦趁火打劫，對突表示「獻媚」，以增加西方之困擾。英、美態度，左右為難。唯希望和乎解決，停息戰事。幸經聯合國安理會哈瑪紹祕書長從中斡旋，不數日戰事遂告平息，雙方達成協議，法軍自比港撤退。

對阿拉伯國家關係：突尼西亞為「阿拉伯聯盟」十三國之一員，一向是忠於盟約的，惟由于會員國中份子複雜，有的是親西方的，有的是親共的，以致步調未盡一致，但是基本「反共」政策是相同的，因為伊斯蘭教是先天反共的。年來對以色列問題，時起波折，包格貝主張以客觀態度，解決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紛爭。他認為以色列立國已成事實，任何一個國家——包括阿拉伯國家——不能否定它的存在，也不能把它推翻，更認消滅以色列是「無望的夢想」。一九六五年春天包格貝總統會通遊「阿盟」各國，倡議阿、猶和解運動，主張以色列退出一九四八年阿、猶戰爭中所佔據的領土，並按照一九四七年聯大通過的決議案作為阿、以的分界線。於是，以色列則可讓出約三分之一的領土，來安頓流亡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難民，但阿拉伯國家須「承認以色列」為交換條件。結果引起阿拉伯世界的軒然大波，一度會發生暴民搗毀突國使館情事，埃及、約旦且召回其駐突大使，但利比亞、摩洛哥兩國態度比較和緩。此外，一九六五年西德與以色列建交問題，「阿盟」當即在開羅舉行一次緊急會議，研討對策，結果多與西德絕交，唯有突尼西亞、利比亞、摩洛哥三國持觀望態度，不同意對西德經濟杯葛，因為它們與西德有經濟互惠關係。這顯示阿拉伯國家對外政策是不相協調的。

對共黨集團關係：突國與蘇俄及共匪偽政權均有邦交，這可能是包格貝親西方政策的矛盾心理。與蘇俄建立關係，或有制衡作用，以對抗法國的束縛，但與共匪「交往」，却是不智之舉。可是包貝格對共匪狂妄野心，早已存有戒心，尤其最近兩年以來，包格貝多次的公開指責共匪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脅。他曾謂：「越南問題之所以嚴重，是因為它與共匪頭子們無止境的野心和陰謀發生密切關連。民主國家如果對共匪讓步，就將會鼓勵野心家的作祟，造成一種妄自尊大的幻覺。戰爭就是這種妄自尊大的瘋狂者所製造出來的產物。我肯定的相信，只要『北京政權』存在一日，就一天不會停止對非洲進行滲透，到處製造糾紛，武裝游擊隊、顛覆現有的政府」。又在共匪舉

行原子試爆以後，若干對匪認識不清國家，乃至民主國家的姑息份子，都被共匪的暴力威脅而輾化，但是，包格貝總統却獨具慧眼的指出：「北京的原子彈算不了什麼，而美國却以巨大的步伐前進着，共匪的小原子彈不過是裝裝門面，擺擺樣子的「政治炸彈」而已。當人們精神錯亂，當人們的野心勃勃，當人們有自卑感的時候，就會對中共的炸彈高呼「奇蹟」！如果設法看看幕後情況，就會發現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量的貧困，大量的奴役」。突尼西亞遠在非洲，而能對共匪的侵略本質與色厲內荏，有此深度的認識，並能大聲疾呼說出人所隱瞞的話，喚醒自由世界的覺醒，當然看清了亞非地區人民飽管共匪的蠱惑。包格貝的遠見與勇氣，值得我們喝采。

對英美關係：過去突國外援完全仰賴法國，自一九五六年獨立後，所有法之援助，一度均告停頓。一九五七年英、美不顧法之反對，決定共同以軍經援突，以阻止其向蘇俄求援，同時美國並提供大量經濟援助，其獲自美格經援部份佔百分之六十以上。在精神方面，美國所給予的支持更多。去年包國貝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曾說：突國能脫離法國的統治，除阿盟國家一致聲援外，並多靠美國精神上的支助，我和我的人民對其友情，是永遠不會忘懷的。

## 五 未來趨勢

縱觀以上剖析，我們可以研判突國未來的外交動向，正朝着自由世界的一面發展，但西方國家決不可因此而放鬆已往對突所做的努力，因為俄共仍大可利用機會，來破壞打擊西方國家，以逞其滲透侵略的陰謀。至于共匪對非洲的顛覆活動，靡時或已，惟由於匪內部腐蝕的開始，干預越南戰爭的挫敗，亞非會議的流產，種種因素，早已注定匪偽政權的黔驢技窮。

這次突國經濟訪問團的來華訪問，國際間非常重視。却惹起共匪的狂吠，提出「蠻橫抗議」，已遭突國政府的駁斥，認為是無理取鬧，極盡諷刺之能事，隨時有「絕交」的可能，包格貝也許再給匪一次痛快的「教訓」。總之，共匪外交已開始崩潰的前奏，而我們却又在非洲外交上打了一次勝仗。

近年以來，我國對非洲國家所提供的農耕與經濟合作服務，已經收到豐碩果實，贏得非洲友人們一致讚揚，值得我們欣慰。「德不孤，必有鄰」是我

突尼西亞的過去、現在、將來

們應得的報償。中突兩國關係，已展開新頁，前途甚為樂觀，我們需要把握現實，就現有的基礎，作進一步的開展。

## 六 附帶建議

筆者，願就此問題，附帶提出幾點粗淺意見，以供當局的參考。

第一、依照中突所簽「農業技術協定」，早日組織中華民國農耕示範隊赴突工作，以協助其開拓耕地及改良技術之進行。

第二、組成中華民國經濟文化訪問團赴突作實地考察，設法簽訂「經濟文化協約」，以促進彼此的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

第三、增加對阿拉伯國家公費留學獎助金名額，俾可增進相互間學術上的交換。

第四、儲備阿拉伯語文人才，以便展開中東外交之急需。其辦法，可就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班設法加強，師資問題，需要解決，應妥籌一筆經費，邀請外籍教授，方可有濟。

第五、擴大對非洲國家外交活動，應進一步爭取非洲親西方國家（如摩洛哥、蘇丹等是）；其方式可循國民外交途徑，兼程並進，組成宗教性團體進行友好訪問，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過去不乏先例，我國與馬來西亞未建立領事關係之前，中國回教協會曾數度組團赴馬作友好訪問，而馬國亦派友好訪問團來華報聘。前年台北清真寺舉行落成典禮，拉曼總理會派部長級大員代表參加；馬來西亞獨立慶典，我國回教人士亦應邀觀禮，由時子周先生率團參加，頗受馬國朝野熱烈歡迎。又於一九六四年拉曼總理在吉隆坡召開一次富於政治性的「東南亞地區回教會談」，我國亦應邀派代表參加，筆者忝列其一，這次會議主要的是防止蘇卡諾所擬召集類似的國際性宗教會議，頗奏功效。會中曾通過我代表團提案，共產黨為「非法」組織。這是國民外交有助於開拓外交上的顯明例證。

五六、二、二二